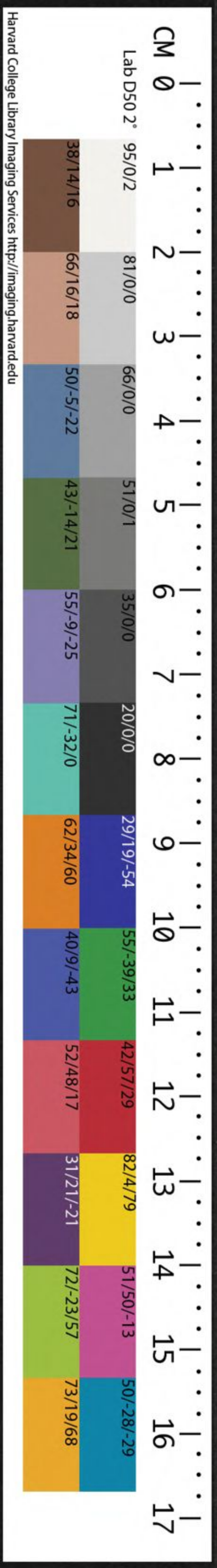


T2516/7928(4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43



卷之
九十五
九十六

番ノ士

史緯卷九十五

晉書二十三

載記

慕容廆

慕容廆，昌黎鮮卑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保於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爲慕容。



焉。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拜鮮卑單于，遷邑于遼水北。鬼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童卯時往謁張華，華歎異之，曰：君後必爲命世之器。因以所服簪幘遺之。結殷勤而別。初涉歸有憾於宇文氏，鬼請討之。武帝弗許，鬼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鬼，戰於肥如，鬼衆大敗。後復掠昌黎，又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鬼夷其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立，依慮之子爲王。鬼率騎邀之，爲龕所敗。鬼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強弱勢別，豈能與管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耶？乃遣使來降。帝拜爲鮮卑都督，鬼致謁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

鬼改服，衣其服而入。人問其故，鬼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愧之。鬼以大棘城帝顓頊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燕垂大水，鬼開倉振給。天子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郡，鬼敗之。素延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鬼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軍但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鬼白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仇，攻陷郡縣，殺掠士庶。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鬼子翰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

成事業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外託報仇內寔為
 寇封使君與之連和毒害滋深遼左傾沒已垂二周杖義勤
 王今其時也宜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興復遼郡并吞
 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吾鴻漸之始也
 從之遂率眾討連津斬之二部悉降立遼東郡而歸元帝承制
 拜龐都督遼左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龐不受將
 軍魯昌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心所
 係明公雄據一方而諸部猶怙眾稱兵莫肯相下者蓋以官
 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
 有罪誰敢不從龐乃遣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位遣謁

者陶遼重申前命龐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亾士庶襁負而
 歸之龐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
 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推舉賢才委以庶政
 以裴嶷魯昌等為謀主逢美遊邃等為股肱以劉讚為東庠
 祭酒令世子皝率國胄受業焉龐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時平
 州刺史崔恣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謀滅龐以分其地龐
 曰三國信崔恣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既無統一各相
 顧望吾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吾速戰我靖以
 待之必懷疑貳一則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疑三國之中
 與吾有謀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三國攻棘城龐閉門不

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二國果疑宇文同於虜引兵而歸
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盡衆逼城連營三
十里虜簡銳士配髡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旁出直
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虜軍至方率
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震擾遂大敗
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
送於建鄴崔恣懼使兄子燾僞賀虜會二國使亦至請和曰
崔平州教我非本意也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
崔恣教三國滅我何爲詐來賀乎燾懼服虜乃遣燾歸說恣
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恣與數十騎棄家室奔

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元帝加虜平州牧承制海東備官司置
守宰段末波初立不修守備虜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
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執其使送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
龜擊虜虜遣髡距之以裴嶷爲右翼少子仁爲左翼攻乞得
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宇文國收其貲用徙其人戶數萬
以歸成帝卽位虜與太尉陶侃箋曰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
都不守皇輿遷幸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立象著明
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
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
蘇峻肆毒於後普天率土誰不同仇深恠文武之士荷受寵

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渚、發矍衡陽。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為丘明恥之。昔楚子重恥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今者英賢比肩、使其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虜。檄命舊都之士、招來懷本之人。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耳。且孫堅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及仲謀距破赤壁、尅取襄陽、使魏氏肝食、不知江表賢雋、為匿其智計。藏其勇略。耶將呂蒙、周瑜、高蹤曠世哉。况凶錫虐暴、人士逼迫、衆心所去、易以震蕩。王朗、袁術、竊據一方、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也。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庾

元舅風情都雅、超然高蹈。虜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稽首。虜在一方、敢不竭命。侃疏請封虜為燕王、行大將軍事。朝議未定。虜卒而止。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贈大將軍、謚曰襄。及雋僭號、偽謚武宣皇帝。虢、虢第三子也。龍顏版齒、雄毅多權略。虢卒嗣位。虢庶兄建威將軍翰、驍武有雄才。弟征虜將軍仁、廣武將軍昭、並有寵於虢。虢惡之。及虢卒、懼不自容。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虢。虢殺昭、遣使按仁。仁殺虢使、東歸平郭。虢遣弟建武將軍幼討之。幼敗沒襄平。令王冰以遼東叛仁。

史紀 卷之九十五 五
盡有遼左之地成帝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承制封拜一如虜故事皝將乘海征遼東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叛以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尅之乎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狼狽出戰斬仁而還段蘭率衆數萬將攻柳城宇文歸寇安晉爲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之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擊之收其軍實而還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至宜設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騎潛於馬兜山遼騎果至夾擊大敗之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咸康三

年皝僭卽王位皝以段遼屢爲邊害遣使稱藩于石虎請師討遼虎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令支以北諸城大破其將段蘭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虎至徐無遼奔密雲山虎入令支怒皝不會師進軍擊之至於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叛應虎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虎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降虎請兵應接虎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斬遼皝雖稱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聞庾

既此末與
鹿巖同意
皆有狹而
求山有虎
豹藜藿不
採庾亮兄
弟德薄位
尊宜為人
所侮也

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之主親黨后族
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
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於漢武
推重田蚡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外恣五
舅王莽篡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
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
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
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
元舅之尊輔政之重執權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
勝其忿遂致太后升遐舉朝喪氣若非社稷之靈人神協助

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
冰等內執樞機外擁方鎮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
陽冰等自宜引分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豐其祿
賜限其權勢使上無偏私下無異議亮宿有名望尙致斯變
况今居之者又亮之不如乎臣與冰者名位殊斑遐邇異勢
又國之戚屬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直言者上為陛
下退為冰等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致令忠臣更為
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
陛下不明臣之心不用臣之計焦爛之後更思徙薪之言耳
昔王章劉向指斥王氏而亾不旋踵谷永張禹依違苟免亦

取譏後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受恩深重固知所報當外
殄寇仇內盡忠規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昔竇武
何進虛已下賢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以圖國亾身故也
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通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仇人
有枕戈之恨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耶吾雖寡德過蒙先
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迄今交
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倉廩有餘師徒不頓敵人
畏懼境土開闢况今萬乘之威四海之富豈可同日而語哉
冰甚懼以其絕遠非能所制遂與何充奏聽甄稱燕王甄伐
高句麗其王釗乞盟而還初段遼之敗翰奔於宇文歸恐不

保全乃陽狂被髮恣酒歌呼黷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山
川形便莫不詳悉甄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
膺而已車還以白甄甄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竊
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甄將圖石氏謂諸將曰虎安樂諸城
東西邊敵守防嚴固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
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蠡螭塞長驅至薊
城進渡武遂津入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
使陽裕築柳城構宮廟改爲龍城縣甄遷都之率勅卒四萬
入自南陝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勒衆萬五千從北
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甄軍從北路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

實其母妻
足矣掘墓
載尸豈人
所為

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大敗之。乘勝入九都。釗單馬而遁。旼掘釗父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宮室毀城郭而歸。釗遣使稱臣於旼。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旼。諸將請戰。旼不許。渾以旼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旼曰。渾侈怠已甚。今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旼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使驍將涉奕于距戰。旼謂翰曰。奕于雄悍。宜少避之。翰曰。歸精銳盡於此矣。今若尅之。可不勞兵而滅。奕于徒有虛名。六實易與耳。於是前戰斬奕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旼開一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

於昌黎。旼以收牛給貧家。田於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職。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于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今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敬爾。在公務盡地利者。漢祖以墾田不實。殺二千石。是以明章之

際號爲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亾中原蕭條千里無烟饑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權畧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懷遠故夷夏之人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多於舊戶十倍有餘人殷地狹無田者衆殿下以英明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強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宜省罷苑囿以業流人無資產者賜以牛種人旣殿下之人牛安往乎善藏者藏之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魏晉雖道消之世其削百姓尙不至是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能免宜濬治溝澮循鄭國史起灌溉之法早則防之水

則洩之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又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湊迫都城恐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宗屬徙於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不使散在輦下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逐末者衆一夫不耕必受其饑游食數萬損當何如其有才稱時用者自可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習戰力農國之本務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需置其名數此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殿下聖性寬明求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

獻款雖頗有逆鱗意在無他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罪諫臣而求直言猶北行詣越豈得至耶右長史宋該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反以嫉人掩蔽耳目不忠之甚不可充大員以塞聰儁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施行非也速加罪戮旣加納之賜錢五萬宣示內外直陳過失勿有所諱時有黑白二龍見於龍山旣率群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旣大悅旣新宮曰和龍建龍翔寺於山上立東庠於舊宮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其學生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旣雅好文籍勤于講授學徒至千餘人

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尅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旣收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旣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墜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年五十二儁僭號追謚文明皇帝儁旣第二子也永和五年襲位時石虎死趙魏大亂儁將圖并兼之計命慕容恪慕容評陽鶩慕容垂四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明年儁率諸軍南伐次無終石虎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儁攻陷薊城因都之及冉閔僭號遣常熈聘於儁儁使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

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熹曰用兵殺伐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遂能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功格皇天恭承休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祇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聞閔鑄金爲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熹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寡君今已握乾符何所求慮而鑄形以取信乎僞旣信舉言又欣閔鑄形之不成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以意喻之熹神色自若曰結髮以來尚不欺庸人况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吾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僞遂赦之遣慕容恪

攻中山尅之閔奔常山恪追及於泝水閔威名素振衆威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其師老卒疲不足畏也吾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厲卒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矣及戰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斬於龍城恪進據常山段勤降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僞遣慕容評率騎一萬會攻鄴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評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奔還評進攻之遂尅鄴城群臣勸僞稱尊號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於建鄴僞欲神其事詐云閔妻獻之賜號曰奉璽君以永和八年僭卽帝位時朝廷遣使詣僞

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於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僞正位僞遣恪討之龕率衆三萬戰於濟水之南恪大敗之盡俘其衆進圍廣固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法有宜急以尅敵有宜緩而取勝若彼我勢均莫不去援須急攻之以濟大事如我強彼弱外無寇援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今促攻之不過數旬尅之必矣但恐傷吾士卒自有事已來不獲寧息吾每思之不遑安寢何可輕殘人命乎恪旣尅廣固留慕容塵鎮之振旅而歸僞遣慕容垂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於塞北大

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疋牛羊億餘萬初虜有駮馬曰赭白石虎之伐棘城也皝將出奔欲乘之馬悲鳴躡齧皝曰此馬見異先人孤常杖之濟難今不欲吾出其先君之意乎乃止虎等退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僞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鐫勒其上置之東掖門象成而馬死晉泰山太守諸葛攸伐東郡僞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恪進寇河南汝穎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僞遷於鄴廷尉監常熾言今祖父未葬者不聽任於朝斯誠王教之首然禮貴適時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慘覆軍之禍孤寡斃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亾吉凶杳

成天外孝子糜身無補順孫腐心靡及欲招魂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若斯之流懷英猷而不齒恐非愛惜人才之道吳起陳湯之疇無所展其才幹謹按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背於綸綍之體臣竊未安儻從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磬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儻以為嶽神之命以太牢祀之石虎將張平據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拜置征鎮為鼎峙之勢儻遣司徒慕容評討之平奔平陽悉降其眾儻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

果爾曄乃
異人慕容
氏安能有
此子哉

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洛陽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儻乃改為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令明年季冬集鄴都儻譙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仲謀悼惜孫登孤嘗謂二主緣愛稱奇自長子曄亾後孤鬚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譏將來乎司徒左長史李績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既忝近侍性質德業臣實知之太子聖德有八臣請言之至孝白天性與道合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二也沉毅善斷理詣幽微三也疾惡讒諛雅悅直言四

續能舉瞻
之失其稱
也

也好學愛士不耻下問五也。英姿邁古才藝超時六也。虛襟
恭讓尊師重道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八也。儻泣曰。卿雖
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矣。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
以禪有德近模三代以世傳授景茂幼冲道藝未舉卿以為
何如。續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而八德闕然二關未補雅好遊
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儻顧謂瞻曰。伯陽藥石之言汝宜
戢之。因賜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穀帛有差。諸葛攸率
兵討儻。儻遣慕容評統步騎戰於東阿。王師敗績。儻寢疾。謂
慕容恪曰。吾疾恐不濟。二寇未除景茂幼冲未堪多難。吾欲
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明不可以亂正統也。儻

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
寧不能輔少主乎。儻曰。汝若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
方忠亮可善遇之時。兵集鄴城盜賊攻劫晨昏斷行。於是設
嚴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敷和等百餘
人乃止。升平四年儻死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儻謚景昭。皇
帝儻雅好文籍講論不倦。覽政之暇與侍臣錯綜義理。性嚴
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瞻儻第三子也。升平四年僭位。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
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慕容輿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
督。鎮梁國。瞻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輿根恃勲驕傲忌

恪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謂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
弟及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賊吳札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臣節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奈何有此言乎根
大懼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虜伺隙而宰輔自相誅滅恐失遠近之望且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太后可足渾氏及
肅曰太宰太傅相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肅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所託應無他志此太

明
端此事甚

師將爲亂也收根等斬之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謀引王師襲鄴肅使恪率衆討之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護經變多矣觀其爲備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以趣一時之利哉遂列長圍守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奔晉悉降其衆恪攻陷金墉害晉揚威將軍沈勁以慕容垂鎮之慕容恪慕容容評並稽首歸政肅不許慕容恪有疾召肅兄安樂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強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恐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若能推才任賢協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國豈能爲難哉吾受顧託之重每欲掃平關隴蕩一甌吳

嗣成先帝遺志而疾病彌留此心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王天資英傑司馬統兵權當得其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冲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於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及死國中痛惜之苻堅將苻諛據陝降於暉堅恐暉乘釁入關乃盡精銳以備華陰群臣議遣兵救諛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之問因曰秦雖有難未易圖也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不如太宰但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命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陛下方闡崇乾基纂

成先志逆氏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取亂侮亾機之上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勾踐夫差我之鑒也宜應天人之會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諛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爲二軍後繼飛檄關輔仁聲先路三秦豪傑引領後后天羅旣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暉將從之評固執不可乃止苻諛恐救師弗至乃賤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其日久矣今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垂私於真曰方來爲患必在於秦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

恪在必不
失此機會

史記卷之九十五
猛乎真曰然謀之不從可如何僕射悅縮言于晞曰太宰政
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晞納之縮既
定制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賊殺之晉大司馬桓溫
率衆五萬伐晞執將軍慕容忠晞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
黃墟大敗溫次枋頭晞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臣請擊之若
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大都督率衆五萬距溫乞師於
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洛陽外爲赴援內實觀隙
垂使豫州刺史李邦率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
復絕又聞堅師至焚舟棄甲而逃慕容德率勅騎四千先至
襄邑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

池邀擊於譙溫衆死者復萬計垂既有大功慕容評不能平
可足渾氏素惡垂遂與評謀誅垂垂懼奔於苻堅晞使黃門
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堅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
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乘釁之謀深宜備之評曰秦
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隣國相并有自來矣况
今并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善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
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
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晞評不以爲虞太尉皇甫真
上疏曰苻堅雖聘使相等依託輔車然抗均鄰敵其於取利
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至兼師出洛川

夷險要害具在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晞召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弱。杖我爲援。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誑擾。以動寇心。俄而堅遣王猛率衆攻慕容。筑於金墉。晞遣慕容臧率衆救之。猛與臧戰於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筑遂以金墉降。猛時外則晉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太后亂政。大臣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尙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隣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隣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秦晉。弓馬之勅。二

國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使民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役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咨怨。遂致奔亾。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望。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謹按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將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尙。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厝火積薪。未足

爲喻宜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信賞必罰綱維修舉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備豫戰守通接漕穀以絕二寇闕關之隙。晞不納苻堅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晞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晞使慕容評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晞憂懼不知所爲。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欲以持久制之。猛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鄩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晞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宜以宗社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士卒專以聚歛爲心乎。府藏珍寶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可散之三軍。

以平寇爲先。評懼與猛戰於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單騎遁還。猛長驅至鄴。侍郎徐蔚率扶餘高句麗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晞與評等數千騎奔於昌黎。堅遣騎追之。及於高陽。堅將巨武執晞將縛之。晞曰。汝何人敢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耶。送晞於堅。堅詰其奔狀。晞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堅徙晞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封晞新興侯。署爲尙書。堅淮南之敗慕容垂攻苻丕於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晞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年三十五。及德僭號。僞謚幽皇帝。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海西公太和。

五年滅凡八十五年慕容翰鹿庶長子也雄豪多權略猿臂工射膂力過人鹿奇之委以折衝之任宇文遜昵延攻鹿於棘城時翰戍于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人詐爲段末波使者謂遜昵延曰翰素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長驅不備伏發爲翰所虜翰善撫接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從之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後石虎征遼旣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擊之翰謂遼曰今石氏將至方對大敵不宜以小事爲意燕王士馬精銳若有失利何以南禦乎

段蘭不可遂率衆追旣果大敗及遼敗走翰北投宇文歸旣而逃回歸遣勁騎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而歸理無再反吾之弓矢汝曹所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汝便宜反不中可來前也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中刀環追騎乃散旣至旣甚加恩禮從討宇文歸爲流矢所中後疾漸愈於家中騎馬自試或告翰欲爲亂旣素忌之遂賜翰死翰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忍以骨肉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恩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願也但逆胡跨據神州翰誓吞醜虜上成先公之志以不遂此心爲恨耳遂仰藥而死慕容恪字玄恭旣第四子也儁寢疾引

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臨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雋死
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爲憂方大耳慕容輿根之
誅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
恪曰人情懷懼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
是人心始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
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手不釋卷臨終臨問
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舉之版築而况懿藩吳王
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可安不然臣恐
二寇必有闕闞之計言終而死

裴疑字文翼聞喜人爲給事黃門郎轉昌黎太守被徵至遼

西道路梗塞乃投鹿時諸流寓之士見鹿草創並懷去就疑
首定名分爲群士倡鹿甚悅以疑爲長史悉獨官寇逼鹿問
策於疑疑曰悉獨官雖擁大衆將無號令軍無部陣若簡精
卒乘其無備則成擒耳鹿從之遂破悉獨官鹿遣疑於建鄴
初朝廷以鹿僻在荒遠以邊裔處之疑至甚言鹿威略又知
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疑將還帝試留以觀之疑
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
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顧以皇
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方掃平中
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奉款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

僻陋孤其誠心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為國貪圖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寔還

韓恒字景山觀津人為慕容廆參軍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廆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廆納之恒諫曰自群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勞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要君以求寵爵非為臣之義也廆不悅出為新昌令儁僭位

將定五行之次群臣以燕宜承晉為水德恒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於震易震為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城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從恒議秘書監聶雄聞而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儁顧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儁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仕石氏為本郡太守慕容儁南征眾勸產迎降產不從城陷始詣軍門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不能立功於時而反來見乎產泣曰犬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路僂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

慷慨顧左右曰此真長者也拜太子太保固辭歸子績字伯陽弱冠為功曹石虎征四巡次范陽軍供有闕虎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與寇接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為民除暴嬰兒白首咸思効命敢有私吝以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廢闕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績年少奇之於是太守獲免產已歸燕績後至儁責之績曰臣不能學豫讓為智伯報仇實自愧歸順之早也儁以為太子中庶子及晞立慕容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晞憾績往言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李績一人晞請獨裁績以憂死儁臨死囑一李績而晞殺之不凶何待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人累遷太尉苻堅密謀兼并欲觀隙釁

遣其西戎主簿郭辨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辨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為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辨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辨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真怒曰臣無境內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晞請窮詰之晞不許辨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惟皇甫真耳堅曰真本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恠也猛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死

史籍卷九十六
載記
苻洪略陽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會長其家
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
洪好施多權略永嘉之亂散千金召英傑宗人蒲光蒲突推
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降石虎拜
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於枋頭冉閔言於虎曰苻洪雄果諸
子並非常才宜除之虎不聽石遵即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

史籍卷九十六

晉書二十四

載記

苻洪

苻洪略陽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會長其家
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
洪好施多權略永嘉之亂散千金召英傑宗人蒲光蒲突推
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降石虎拜
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於枋頭冉閔言於虎曰苻洪雄果諸
子並非常才宜除之虎不聽石遵即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

史紀 卷之九十六
洪都督洪怨之遣使降晉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公洪有衆十餘萬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初虎以麻秋鎮枹罕洪擊而獲之以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然之既而秋因宴鳩洪世子健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以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亾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健僭位僞諡惠武帝健洪第三子也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於京師時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繕宮室於枹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

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既濟焚橋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自統大衆繼進命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進次赤水復敗張先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皆降三輔略定健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致書於桓溫杜洪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勲率步騎三萬入秦州健敗之於五丈原永和八年健僭卽帝位國號曰秦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健遣雄菁率衆援石虎

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於潁水。王師敗績，雄遂虜遇歸。健拜遇為豫州刺史，鎮許昌。納遇後母韓氏為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乃與中黃門劉晃謀襲健。事覺，健殺之。健於上洛郡通關市，來遠商，國用充足。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司馬勳掠西部。健遣其子萇率衆五萬距溫於堯柳。溫轉戰而前，次於灊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守長安，遣銳卒三萬距溫。三輔郡縣多降於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於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溫既退，健與百姓約法三

章薄賦節用，留心政事，優禮耆老，崇尚儒學。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順天受命，今當太平。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靖妖言，下獄。會大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于河，長七尺三寸，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為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菁衆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在位四年，偽謚明皇帝。生，健第三子也。生無一目，為兒童時，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以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日：「性耐刀槊，不堪鞭捶。」

洪曰吾將以汝為奴生日可不如石勒也洪懼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苻雄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可便殺乃止及長雄勇好殺桓溫來伐生單騎入陣舉旗斬將前後十數健卒僭偽位初將軍強懷與桓溫戰沒健欲封其子未及而死生出遊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言懷忠烈乞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中書監胡文言於生日客星孛於太角熒惑入于東井大角為帝坐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日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將軍梁

人保國者
祖承與之
皆醉可也

楞左僕射梁安又誅司空王墮以應日食誅丞相雷弱兒南安羗酋也剛鯁好直言嬖臣趙韶董榮譖之生誅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羗悉叛生在諒闇荒耽淫虐錘鉗鋸鑿備置左右饗羣臣於太極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牢典勸有不強飲者生怒引弓射牢殺之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為樂生聞張祚見殺立靚幼冲命叅軍閻負梁殊以書喻之負等至姑臧涼州牧張瓘謂之曰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為而至負曰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不欲使牟陸二公獨美於前是以

晉王征東
將軍苻柳

不遠而來。瓘曰：本朝六世重光，忠節不二。若與征東私交，是上違先公純誠之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曰：亾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君公欲稱制河西，既橫挑強敵，欲宗歸遺晉，又深乖先旨，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不足論通和之事也。負曰：趙多奸詐，秦先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瓘曰：秦若威強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為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曰：主上以吳必兵取涼，可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鑒機而作，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施。

恐涼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崑崙，東阻大河，秦何能為患？負曰：涼州險塞，孰與崑函五郡之眾？何如秦雍？張琚杜洪據天阻之固，藉陸海之饒，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燕雖虎視關東，猶北面稱藩，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河西，君公何以抗之？瓘曰：秦之威德加于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洿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眾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瓘笑曰：此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曰：涼王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實在君公。瓘新輔政，

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立觀，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生發三輔人營渭橋，光祿大夫程肱強平以妨農時，上疏極諫，生俱殺之。平太后強氏之弟也，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等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生不聽。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虎狼肆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自生立一年，虎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相聚邑居，遂廢農桑，內外兒懼，生日：『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天豈不子愛羣生，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施行故耳。』生如何房遇兄與妹同行者，逼令為

奇論

非不從，生怒殺之。讎羣臣於咸陽，後至者皆斬之。使太醫令程延合藥，問藥分多少，延曰：「雖少不具，亦自堪用。」生以為譏，其目鑿延，出目然後斬之。姚襄據黃洛，生遣苻黃眉率眾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羗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溫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強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羗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羗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於三原，羗迴騎擊之，俄而黃眉至，大戰，斬襄，盡俘其眾。黃眉有大功，生不加賞，每於眾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事發，伏誅。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

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誅太師魚遵及其子孫，生殘虐滋甚，耽酒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左右或言：「聖明宰世，生日媚我也。」斬之。或言：「刑罰微過，曰謗我也。」亦斬之。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鶩，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勲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既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左右犯而死者不可勝紀。截脛剝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侍

婢以告清河王苻法，乃與特進梁平老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堅廢爲越王，幽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在位二年，堅健弟雄之子也。其母苟氏孕十二月而生，堅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因名曰堅，健之入關，夢天神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令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苻生嗣位，薛讚說堅曰：「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者殃。天之道也。神器重業，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然之。堅旣弑生，以位讓其

堅既為君
堅母何得
輒殺其兄
若非與殺
何以不救
勸哭嘔血
將以誰欺

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復魚遵等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隨才擢授堅母以法長而賢懼其為變賜死堅與訣於東堂勸哭嘔血諡曰哀堅以王猛為中書侍郎朝政皆諮之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請和雲中護軍賈雍率騎襲之堅曰昔荆吳爭戰事興蠶婦梁宋息兵惠出澆瓜夫怨不在大德不在小擾邊動眾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悉以歸之免雍官鳳凰集于東闕大赦太和五年遣王猛率步騎六萬伐慕容暐猛大破慕容評於渭原進師圍鄴堅帥師赴之攻陷鄴城慕容暐出奔高陽堅將郭慶獲之

堅入鄴凡得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慕容評奔於高句麗句麗縛送之堅散暐宮人珍寶以賜將士以王猛為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郭慶為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赦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於長安諸因亂流移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定仇池欲以德懷遠且誇威河右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遣使稱藩堅署天錫為西平公堅如鄴狩於西山樂而忘反伶

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盎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何可盤於遊田若變起不測其如宗廟何堅善之遂不復獵堅聞桓温廢海西公謂羣臣曰温前敗霸上後敗枋頭再傾國師不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六十歲公舉動如此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温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廢缺堅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學校漸興關隴清晏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道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行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安之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至冬不

滅太史令張孟言彗起箕尾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爲尚書垂爲京兆尹冲爲平陽太守苻融上疏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以爲猛虎不可養往年星異灾起于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堅不納堅遣朱彤毛當率衆寇蜀入自劍閣梁州刺史楊亮率巴獠距之戰於青谷敗績彤遂陷漢中益州刺史周仲孫奔於南中當遂陷益州西南夷邛笮夜郎皆歸之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曰

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請誅鮮卑堅不從丞相王猛卒堅遣將軍苟萇校尉姚萇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先遣尚書郎閭賀下書徵天錫天錫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大敗而還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五萬屯於洪地萇攻據殺之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於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萇釋縛焚櫬送於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封天錫歸義侯堅遣將軍苻洛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將軍俱離率步騎十萬東出和龍鄧羗率步騎十萬西

有翼主魏書不載

出上郡與洛會於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於弱水苻洛追之翼犍退保陰山其子翼主縛父降洛振旅而還堅以翼犍荒俗未知禮義令人太學以翼主執父不孝遷之於蜀堅嘗之太學召翼犍問曰卿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教臣何爲堅善其答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鳳膺麟身堅曰昔漢文却千里馬吾嘗嗟美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堅遣其尚書令苻丕率衆寇襄陽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丕將石越遂遊馬以渡序懼固守城中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將攻急之苟萇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

山但徙荆楚人於許洛絕其糧運糧儲既盡外援不至彼將自潰何爲速攻以傷將士之命不從之堅以師老無功下書切讓不促圍攻之遂陷襄陽執朱序堅署爲度支尚書堅以苻洛爲益州牧鎮成都命自襄陽遡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怒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關中騷動盜賊竝起堅遣使謂之曰天下未一兄弟匪他何爲反叛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遜位爵歸本國堅大怒以苻融爲大都督率衆討之戰於中山洛大敗執之堅徙洛於涼州苻洛旣平堅以關

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之欲分三原九嶷武都汧雍諸氏十五萬戶於諸方乃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於鄴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鎮龍城韓徹領護赤沙中郎將鎮平城梁彊爲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西

史官豈可
明載其事

域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方物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堅修起居注見其事慚怒焚其書將加罪史官著作郎趙泉已死乃止堅兄法之子東海公陽與王猛之子散騎侍郎皮謀反堅詰問之陽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臣父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讐而况臣也皮曰臣父猛有佐命之勲今臣不免貧餒而陛下不恤之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遺卿十具牛使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卽僞位新平王彫陳圖讖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徙西

流唯有雄子定八州此祖宗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北虜氏在中華在表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願徙汧隴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王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間記云此地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於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湛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願陛下誌之至是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

乃有此等
事亦奇

此玉器亦
大矣
彫言有徵
而不免死
前知何為

史綱 卷之九十一
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此已下列帝后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備載不違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於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車師前部王彌寘朝於堅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誠節未純乞依漢置都護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堅以呂光為都督西討諸軍事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為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堅不納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略計兵卒可有九十七萬吾躬伐南裔何如秘書監

說得好聽

朱彤曰陛下應天順人恭行誅伐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轎啓穎軍門若迷而不悟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畢命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受萬歲於中嶽此終古一時也堅大悅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施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越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元帝藩王耳夷夏

史紀 卷之九十六
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雖有長江。其足恃乎。羣臣各有異同。堅獨留苻融議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伐二也。頻年數戰。將倦兵疲。不可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與誰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社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甚明。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人族

類。斥徙遐方。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恐非但徒返而已。臣智識愚淺。誠不足採。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遊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曰。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乘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之榮。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謁虞陵於九疑。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不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若鸞駕必欲親動。不須遠涉江淮。可暫幸。

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發一言？」故安因此而諫。苻融、石越等上書回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詵有寵於堅，諫曰：「臣聞季良在隋，楚人憚之，國有人焉，故也。晉有謝安而用之，陛下有陽平公而違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不聽。堅南游瀟，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江東，不可不滅。今有

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推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曰：「吳今得歲，晉未失道，謝安桓沖一方之儁，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彼若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堅壁清野，固守不戰，我已疲矣。兼上下氣癘，不可久留，動必無功。」堅曰：「往年滅燕，亦犯歲而克。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以攻其外，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不從。」冠軍慕容垂曰：「孫氏僭跨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禦強，以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

盈朝乃令司馬氏偷魂假號以賊遺子孫哉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陛下內斷之心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唯卿耳賜帛五百疋彗星埽東井堅遂遣征南將軍苻融衛軍將軍梁成冠軍將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俱至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又陷項城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輔國將軍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去洛澗二

十五里而屯將軍胡彬保峽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爲融軍人所獲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慮其越逸宜速進軍擒禽賊帥堅大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斬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於洛澗斬成及士卒萬五千梁成旣敗謝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堅遣尚書朱序說謝石欲脅降之序反謂石曰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遂請戰苻

融許之，謝玄謝琰勒陣以待。融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饑甚，有進壺殮豚髀者，堅食之大悅，命賜帛十疋。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安施不爲惠，安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父母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

頗似左傳

見今日之事，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涕淚，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等皆歸晉。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鎮項，堅不從。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麓備。未至關而垂有貳志，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堅不從。堅次於長安，哭苻融而後入。慕容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攻鄴城。毛當、石越爲垂所殺。慕容泓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亾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屯華澤，自稱濟北王。堅遣將軍苻叡率兵五萬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

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將軍竇衝討之。泓聞敵兵至，將奔關東，敵馳兵要之。姚萇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敵弗從，戰於華澤，敵敗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興復燕室。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患也。」鉅鹿公輕懃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也。」暉

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待之如初，命暉以書喻垂泓，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等以泓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太弟。苻暉率洛陽之衆七萬歸於長安，堅拜暉車騎大將軍，距冲。冲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晨攻暉營於鄭西。暉出距戰，冲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遣尚書姜宇與苻琳率衆三萬擊冲於灊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走。冲遂據阿房城。初

堅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有龍陽之姿堅亦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堅乃出冲於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皇至是人阿房城焉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責冲曰汝輩羣奴何為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遺冲稱詔曰朕於卿恩分何如而一朝忽為此變冲命答之稱皇太弟有令孤心在天下豈顧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

龍陽負人不少

不周何也

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猛苻融之言使虜敢至如此苻丕在鄴糧草皆竭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丕遣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以為援垂遣張崇要興獲之於襄國丕進退路窮司馬楊膺唱歸晉之計會晉師克黎陽丕乃遣從弟就與叅軍焦逵請救於謝玄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文降而已逵謂楊膺曰今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讐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公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事必無成今日之殆疾如轉機宜正書為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歸誠

如其不從，可縛與之一人力耳。君侯累葉著名晉朝，今復建
崇勲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不乃自改書而遣遠，并送
任於晉。堅叢處士王嘉與道安處於外殿，動靖咨問之。慕容
暉謀殺堅以應冲，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令豪帥悉
羅騰等詐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
某處。」鮮卑信之。暉因伏兵私室，入見稽首謝曰：「弟冲辜背國
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得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
婚，欲暫屈輿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椎蘆作蘧蔭，不
成文章。今夜天大雨，不得殺羊。」堅不能解。是夜大雨，堅不果
出。鮮卑人突賢，其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以當去。與其妹別

子
必孫卷之

妹請衝留之。衝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道其謀。堅乃
誅暉父子，城內鮮卑無少長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達
既至，固陳苻丕款誠，并宣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率衆二萬，
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
子。慕容冲僭號於阿房，堅與冲戰，爲冲所圍。上將軍鄧邁中
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先君建殊功於國家，當立忠
效節，以成先君之志。」與毛萇樂等蒙虎皮奮擊冲軍，冲敗。堅
獲免，冲遣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入於南城。左將軍竇
衝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復敗冲於城
西，追奔至於阿房。諸將請乘勝入城，堅不敢進。劉牢之至枋

頭參軍徐義告楊膺等謀反，不殺之。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姚萇攻新平太守荀輔將降之，郡人馮傑、馮羽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竭力，死而後已，不宜有貳。輔乃憑城固守，萇攻之不利，死者萬餘人。輔復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及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讐忠臣乎？』吾須此城，卿可率見衆還長安。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慕容冲率衆攻城，堅距之，身貫甲冑督戰，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而至者，多爲賊所殺。

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不可徒喪無益。三輔人爲冲所略者，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但時運屺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衆固請曰：「臣等投身爲國，死無所恨，賴上天之靈，或冀有濟。」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爲反風所燒，免者十僅有二。堅痛哭而祭之，衆咸相謂曰：「至尊如此，吾等有死而已。」冲毒暴關中，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仇騰爲馮翊太守，慰勉諸縣之衆，皆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時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總戎政。朕

有來冲不
如堅國之
以誠亦
有數
同獲也謂
見獲也

堅大錯

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衛將軍楊定擊冲於城西、為冲所擒、堅彌懼、遂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眾奔散、獨侍御十數人、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忠執堅歸于萇、萇幽之、使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羗奴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璽已送晉

冉閔之亂
璽已送晉

聖賢秦俱
不可得

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告堅、求為禪代之事、堅責之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敢擬古人、萇乃縊堅於新平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歸晉、拜輔國將軍、初、堅強盛之時、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昭死、新城又云、阿堅連牽三十年、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及丕僭號、諡曰宣、昭皇帝、丕、堅長庶子也、堅敗歸長安、丕在鄴、城為慕容垂所逼、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為垂所敗、率眾三萬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如潞州、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

史紀 卷之九十六
丕入晉陽，始知堅死，問王永留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之。勸丕襲位，丕以太元十年僭位。左將軍竇衝等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時天水羗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將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擊萇。平涼太守金熙敗之。安定都尉沒奕于等與萇將軍姚方成戰於孫丘谷，大破之。枹罕諸氏殺毛興，推衛平爲使，復以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強，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不可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君決之。」于是大饗諸將。

青拔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能弘濟艱難。衛公朽髦，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討姚萇。迎大駕，諸軍有不同者，誅之。衆從之。于是推登爲帥，遣使請命於丕。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南安王丕進據平陽，慕容永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與慕容永戰於襄陵，王永敗沒。慕容永進據長子，僭稱帝。初，苻纂率壯士三千餘人來歸，丕忌之。及王永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於京師，朝廷赦之。歸於苻宏，丕丞相徐義爲慕容

身終 卷之九十六
永所獲械其足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械脫於重禁之中若
有人導之者遂奔晉以爲洛陽令苻纂率不餘衆數萬據杏
城不在位二年而敗苻登僭號諡爲哀平皇帝登堅之族孫
也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登兄同成爲河州牧毛興長
史言於興以爲司馬登好謀略同成誠之曰不在其位不謀
其政吾恐或不喜人妄豫耳汝後得志自可專意登乃屏迹
不妄交遊興有事則召之登言輒中理興服焉姚萇遣其弟
碩德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可以後事付卿小
弟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及登代衛平時歲旱衆饑登每戰殺
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饑士衆

皆力戰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登具
不死問發喪行服以太元十一年僭位立堅神主于軍中載
以輜輶繕甲募兵將引而東告堅神主歔歔流涕將士莫不
悲慟鉞鎧皆刻死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鉤刃爲方
圓大陣如有厚薄從中分配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敗
堅將軍徐嵩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
姚萇官爵及萇害堅嵩空葬堅於二堡之間至是率衆降登
登改葬堅以天子之禮遣使拜苻纂爲太師領大司馬封魯
王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懿世祖之孫先帝之子何由不立
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

可自為讐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
更圖之纂乃受命虜帥羗豪盡應之有衆十餘萬登遣馮翊
大守蘭犢帥衆二萬自平陽入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
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聽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犢絕
之遂皆為姚萇所敗登屯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餘萬姚萇
攻殺徐嵩進據武都與登相持互有勝負萇還安定登留其
大軍於胡空堡率騎萬餘圍其營四面大哭哀慘動人萇惡
之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靈
亦於軍中立堅神主登進師攻萇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
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弑君賊姚萇可出吾

退何也

可笑

與汝決之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
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斬象首以送登登既敗萇進攻萇將
吳忠於平涼剋之萇率騎三萬夜襲登別營於大界陷之殺
登妻毛氏及其子弁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
退據胡室堡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
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累世受恩安可坐視豺狼毒害君父含
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皆從之唯鄭縣人苟曜聚衆數
千應姚萇質伐曜大敗而歸登次於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
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萇病見苻堅為祟登聞之秣馬厲兵
告堅神主進逼安定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戰萇遣

登斬吳忠
亦報讐之

史綱卷之九十一
其將姚熙隆攻登營，登退還。暮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及旦，候人告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吾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竇衝叛，自稱秦王，登攻之於野人堡，衝請救於萇。萇遣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盡衆而東，自其泉向關中，興追之。」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廣守雍。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

宋必

率衆攻之，登遣子定質於乙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興逆擊於山南，登敗被殺。在位九年，崇奔於湟中，僭號謚登曰高皇帝，崇爲乾歸所逐，與定皆死。倣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以孝武太元十九年滅，凡四十有四歲。史臣曰：苻堅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而足已復諫，輕敵怒鄰，自謂戰必勝，攻必取，曾弗知天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強，終至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身死國亾，貽笑天下，豈不哀哉！苻融，堅之弟也，小而岐嶷，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銓綜內外，刑政修理，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爲

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是夜妻爲盜所殺妻
兄告豐殺之豐不堪楚掠誣服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
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發夜夢乘馬渡水見兩日在於
水下馬左濕右燥寤尚心悸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
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
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馬
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
乎於是捕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
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融所至盜賊止息路不拾遺
堅旣有意荆揚慕容垂姚萇說堅以平吳之事堅謂江東可

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
不亾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縑然天
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融復切諫曰陛
下聽信羗虜諂諛之言採納少年利口之說非但無成臣恐
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讐敵思國家有變因之以逞其志富
足子弟希關軍旅苟進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果叛
王猛字景略北海人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有
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猛從之取直行不覺遠忽至浚山
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引猛進拜父

老曰王公無下拜命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氣度雄遠不參其神契卽不與交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事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可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溫默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溫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遠行猛乃止時秦王苻生酗虐不道而東海王苻堅有志度將圖大事以問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

畧不世出殿下宜咨之堅因婆樓招猛一見如舊語及廢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始平豪右縱橫劫盜充斥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禁勒強族鞭殺豪吏百姓上書訟猛徵下廷尉堅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苴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以劇邑謹爲明君掇除凶猾始殺一奸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肅清執法臣甘心鼎鑊酷刑之罪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夷吾子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猛舉人才修廢職秦民大悅遷京兆尹健妻弟特進強德昏酒豪

史綱 卷之九十六
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餘人，百僚震肅，路不拾遺。除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司隸校尉。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樊世氏豪也，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君無汗馬之勞，而專管大任，我輩耕之，君食之耶？」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當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吾不處於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問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尊居九五，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

斬之。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譖毀猛，堅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遷尚書令。張天錫攻其叛將李儼於葵谷，儼請降於堅，堅命猛救之。天錫引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坐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晉興二年，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生之弟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五人，猛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入襲李威，擊斬之。柳復據蒲坂，燕公武據安定，趙公雙、魏公庾據上邽，欲攻伐長安。庾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猛率兵討平之。秦國

乃定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燕至枋頭慕容暉遣使乞師於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羣臣議未定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其將苟池率步騎二萬救暉晉師敗還慕容垂來奔堅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晉師既退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行人失辭割地分災救患鄰國之常也堅大怒遣猛率步騎三萬

攻暉刺史慕容筑於洛陽暉遣慕容臧率兵十萬救之猛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筑降猛留鄧羗戍金墉而還五年遣猛率步騎六萬伐暉堅親送猛於霸東謂曰卿可從壺關上黨出路川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躬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猛曰願不煩輿軫冒犯霜露臣雖不武克不淹時請勅有司部置鮮卑之所於是進師遣楊安攻晉湯猛自攻壺關執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楊安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慕容莊暉遣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距猛屯於潞川猛遣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後燒其輜重

火見鄴中，時懼遣使催評出戰。猛遣將軍徐成規、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將斬成，鄧羗請曰：「賊眾我寡，詰朝將戰，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羗固請曰：「成，羗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羗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羗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以羗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羗自來謝。猛執羗手笑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尚爾，况國家歟。秋七月，猛陳師渭源而誓眾，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見燕軍盛，謂鄧羗曰：「今日之事，將軍其勉之。」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羗，羗弗應。猛

馳就許之。羗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連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以太牢祭之。十一月，堅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亾之虜，如摧枯拉朽耳。監國幼冲，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堅既入鄴，以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

五人上女伎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固辭不受入爲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位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禮義垂及昇平猛之力也西平公苻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作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堅常

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亾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符思發遣及出關郡縣皆被管攝其令行禁止事無留滯皆此類也猛有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及疾篤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羗虜我之仇讐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歛三臨謂皇太子宏曰天不欲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

何不從其言桓公于管仲亦然

